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历史

纪念版

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

下册

〔德〕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 著

〔德〕E. 蒂森 选编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

下册

〔德〕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 著

〔德〕E. 蒂森 选编

李岩 王彦会 译

华林甫 于景涛 审校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目 录

在浙江、安徽和江苏的旅行.....	489
最后一次大旅行 直隶—山西（蒙古）—陕西—四川—沿 长江而下.....	577
结尾：最后一次旅居上海.....	795
索 引	807

在浙江、安徽和江苏的旅行

(1871年6月12日至8月8日)

1871年5月,我从日本回到了中国。我在日本总共待了九¹个月,部分时间是在其内地作怡人的旅行。而当我回到中国的时候,大约正是最不好的季节,因为此时你不知道该如何有目的地安排旅程。从6月到8月,举国酷暑,热得身体难以承受,以至于几乎没有一个欧洲人敢于在夏季深入中国的内地。在上海及其他沿海地区的欧洲人当中,猝死于暴晒的可谓屡见不鲜。秃着头在路上走几分钟就能导致猝死,只有戴上常见的用木髓制成的遮阳帽,再撑一把遮阳伞,人们才敢出门走上几步。但是即便有了这些防晒手段,外国人中还是罕有敢于出门走动的。

我对于此时出行将要遭遇的痛苦所具有的认识与我想尽快完善自己对中部认识的强烈欲望激烈交锋。所有的人自然都劝我不要去中部,他们不约而同地告诉我说:最好去北部,从北京出发,或许行至蒙古南部为止。但我从自己1869年7—8月份的²旅行中已然知道,北部地区继酷暑而至的瓢泼大雨将会构成旅行的巨大阻碍。我首先必须竭力避开因这些阻碍而可能产生的危险与困顿。而我之后也很庆幸当时没有听信众人的建议,因为1871



年中国北部第一次爆发了可怕的洪灾,并在随后几年的夏季接连爆发。洪水从6月份便已开始泛滥,随后的四个月里在中国东北部的任何地方都无法通行;交通中断,洼地没入洪水,小河也变成根本无法渡过的激流。然而在中国中部则是酷暑天气,那里虽常有短促的雷雨,但罕见持续不断的大雨。

没有几分英雄气概是断然不敢在这时候动身的,更何况我又必须放弃水路,因为觉得水路于地质学家极为不利。航行于水上尽管宜人,生活的供给尽管丰富,但是从河岸上看到的周围的环境却微乎其微。更不用说认识风土人情了。另外,我从1869年秋季的旅行中已经知道了东南部山脉大致的特殊结构,十分清楚只有经陆地横穿过去才能得到预期的收获。为此,我必须下定决心徒步旅行,因为只有我身先士卒,那些随从才会欣然地追随我左右;假如我坐在椅子上让人抬着,他们自然有理由倍感辛苦。从宁波或它以南的某处出发,向西北行至长江,如此横越众山在我看来是最佳的路线,因为我可以趁机认识那些平行山脉的内部构造。然而,由于对这一路上各个地方的情况报道很少,因此我对行将踏上旅程也并不了然,所以也不能确定十分具体的旅行计划。只是知道须从宁波出发。

6月12日,我登上从上海开往宁波的汽轮。这班船每天下午四点钟从上海出发,航行12个小时,于次日清晨到达宁波。两地的交通十分兴旺,特别是中国人在两地间频繁地往来,货运量大大地增多,所以汽轮里往往塞满了货物与行人。这次随行的还是我的翻译保罗以及一个男仆。后者是我一年前在北京雇佣的,满族人,在英国公使馆作护卫期间忠于职守,具有一般的中国人难以



企及的品性。他颇有大无畏精神，做事积极，忠厚老实，还说得一口好英语，虽然并不流利。因为在北京洋泾浜英语不像在沿海城市那么流行，所以他以前的老师都是用地道的英语跟他交谈。可是他在同那些商业城市里成长起来的男仆进行交流的时候，对他们口中简便实用的洋泾浜英语却钦佩之至。还好这种影响未得继续，因为我在旅途中总是用准确的英语跟他交谈，于是他的英语便 4 仍旧保持地道。他肤色深棕，常令人以为他是半个黑人，人长得并不漂亮。通过从 1870 年夏到 1872 年夏两年的相处，我只能对他的忠诚与勤力表示最高的赞扬。另外我还带着我的猎犬迪安娜 (Diana)，它让我们在路上省去了不少时间。

我们到达宁波时，微风习习，凉爽宜人。这里的降雨远比上海的多，好天气很是稀罕。而眼下恰是晴朗天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周围小山的轮廓。必须在此地制订一个最终的计划。计划要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金华府 (Kinhwafu)。为了打听情况而后作必要的旅行准备，我便去拜访了麦卡锡 (M' carthy) 博士。可是他对我要去的地区也浑然不知。

宁波西部和西南部的丘陵地区如此的人迹罕至，很是令人讶异。天气晴朗的时候，丘陵地区在你面前迷人地铺展开来，风光旖旎，民风柔顺，你会不由地相信宁波人无论如何也难以抑制进一步认识该地区并去那里做一番远足游历的热望。但我们对该地区的认识却仍局限于福钧 (Fortune) 在四十年代经历过的事情。一个月之前倒是有两个德国人首次试图往内地深入一些，于是决定先去较近的天台山 (Tiên tai schan)，但却半路折返，因为他们不能说服执拗的苦力带他们去那里。他们的受挫让我产生了也要先去



那座名山的念头,这对我是一种别样的引诱,于是天台山便成了我第一个要去的地方。

- 5 宁波的先生们想方设法地想要挽留我。他们当中的每一位都在市郊据有秘密的宝藏,也就是还没找到但人们言之凿凿说有的煤、铁、铜等矿藏。我听到好多这方面的消息,假如真去调查验证是否属实的话,将会花去半月的时间。但在我看来,这些矿藏存在的可能性似乎不大,所以我就干脆准备出发。麦卡锡先生于是把苦力头领叫了来。在这类城市中诸事皆有行会,就连乞丐都有行会有头领,苦力自然也不例外。

- 雇佣合同不是跟个人签,因为你无法信任个人,万一他违约你也拿他没办法;而总是跟个人选出的头领签,因为头领跟有名望的商户相熟,这为双方履行义务提供了充分的保证。这次我见到的苦力头领是个肤色黝黑的小个子,看起来就像个海盗,万一在僻静处遇见他你会马上去摸武器。但他实际上很管用。他决定亲自跟去,并为我另外找了九个苦力,以每人每月7美元的价钱议定。合同拟成书面形式,条件如下:我让他们去哪,他们就得去哪。事先就得以这种方式防患于未然,之后只要略微用心就能一切顺遂了。大部分的行李我在上海都已作分理,使之易于搬运。行李都
- 6 装在了竹筐里,里面有一层防水罩,还有一个能扣在上面的筐盖。竹筐都很轻,打包也方便,每两个筐由苦力用一条扁担挑在肩上。人家给每个人挑的分量一般都是80磅重,而我因为考虑到天气炎热,并要走得快些,所以给每个人挑的重量只有规定的一半。



我在宁波只待了一天,于此有幸见到了郇和(Swinhoe)^①先生。他通过派人出去搜罗,从而在禽类学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收获。可惜他本人此时已经因疾病缠身,无法再去野外进行他最爱的研究工作了。——此时,我对漫步于宁波城正有着莫大的兴致:从上次来至今,我对中国已颇有了解,所以这次正要以别样的理解力审视其细微之处。这次在中国旅行,尽管有日本之行的美好印象在,但沿途的城镇和人们都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宁波城的洁净、繁华与富足都令人想起广州。然而它如今的地位该是大不如前。以前它同马尼拉曾有过重要的贸易往来,现在几乎都废止了。另外它还曾是福建(Fokiën)和北方(上海,山东和天津)之间贸易的航运中枢,而这一地位也因汽轮航运的出现丢掉了。然而即便是现在,宁波的商业也并不逊色,何况还有兴旺的各种工业,无论家具、木雕,还是席子或珠宝首饰,都很有名。此外,鱼的出口也很可观。为了储藏鲜鱼,河边建有众多的冰室。冰船则从舟山群岛(Tschusan-Inseln)满载鲜鱼而归。冰是从被水淹没的稻田里采来的,把最薄的冰层刨下来运到冰室,再在冰室里进一步冻结。如今本地的商人也给上海供冰。

宁波人在上海的影响是很惊人的。船帮和水手绝大部分都是宁波人,苦力中有一大部分也是宁波人。宁波的男仆对广州的男仆也日益构成了排挤。而在上海做小买卖的宁波人更多,特别是做廉价冒牌货生意的——这帮人就跟犹太人似的。广州的商人爱做大买卖,要价跟欧洲人一样高;宁波的商人则自足地做着小买

^① 罗伯特·郇和(Robert Swinhoe),因1855年至1873年在中国南部的动物学研究而贡献杰出。



卖,敛取薄利。许多宁波商人做买办或船舶补给商,很受欢迎。兵临朝鲜的美国舰队^①据说都是由一个宁波人负责补给的。上海的宁波人共计约有 40000 人,几乎都生活在这座欧式的城市里。上海人似乎根本就比较不上宁波人。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最为出类拔萃的商人据说并非来自宁波本地,而是来自宁波以北几里处的小地方慈溪县(Tsz'ki hsiën)。这里因为曾是一个长期垄断中国药材贸易的望族故里而闻名,直到如今,国内最大的一家药店仍掌控在这家人的手中。而绍兴(Schau hing)人的禀赋显然又不同于宁波人,绍兴据说出了许多师爷。在中国这样一个整齐划一的国度里,人们的进取精神和兴致凸显出地区性的特点和方向差异,真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

我这次在宁波转悠的时候特别留意了这里的艺术。这里有许多漂亮的青铜器,年代大多不早于青铜器制造业在浙江省北部十分兴旺的宋代。特别惹人注意的是街边众多的画坊,那里制作的是中国人常爱挂在房间墙壁上的卷轴画。这类画在每家商店里都可见到。类似的画坊我看了有三四十之多,都是照着模版画:都是些 14 至 18 岁的少年,在薄薄的纸上用精致的线条描出垫在纸下面的模版的轮廓,之后交给一名画师给衣服着色,另有一名画师给人物面部着色。原画似乎常是早些时候的佳作,但由于被多次描摹,这些描摹之作随后又被反复地用作继续描摹的模版,以致最后形成的作品比诸原作已经走形。如今在中国的这一地区,似乎再也找不到一位真正能自行创作的画家了。另有一些商店专事裱

^① 1871 年至 1872 年,美国出兵朝鲜。



画,让人叹为能事。此外还有很多画扇面的,但画的品位低俗。郇和先生给我看过一本插图众多的中国自然史作古书,十分精美,如今已很少见。从中我十分惊异地看到,许多画鸟的画,竟然是我在日本所见画作的原型,而我当时还把见到的仿作当成了日本艺术的特产。

我晚上很晚的时候上的船——为了经水路驶过平原上这段不长的路程,我雇了两条船,于次日凌晨四点出发,午后一点才到鄞江桥(Yin kiang kiau)。天气晴朗,空气凉爽。此地我早就来过,而今一片夏季风光,比往日又增色了不少。我那北方的男仆眼见这南方的富饶以及民风的斯文,直惊得目瞪口呆。眼见他看那精致的村落和田里的物产看不足的样子,我觉得十分有趣。

下一站要去的是位于雪窦山谷(Snowy Valley)里颇负盛名的一座寺庙,那是上海的旅行者最爱去的地方,因为从上海出发两天的行程范围内还找不到这么罗曼蒂克的好山水。晚上离开上海去宁波,到那里已经有船等着了,要么跟我走相同的路,要么偏南些经过奉化县(Föng hwa hsiën)再坐椅子让人抬着去寺庙。我去的那天格外晴朗,然而又热又闷,加之又是这回旅行中第一次较长的步行,所以走得格外费劲。有人估计路程有60里至80里长,但60里似乎更确切。越过从鄞江桥旁出来流向宁波江(Ningpo-Fluss)的那条大的支流,路就开始向上去了。山谷呈放射状延伸到群山之中,构成一个盆地,南面有一座350米至600米高的山阻隔,而西面和西南面的山则升高至约1000米。雪窦山谷位于波谿江(Po tsu kiang,音译)或者说宁波江本身的一个源泉旁边的西南屏障之后。因此,要到达那里须出鄞江(Yin-Fluss)河谷,经



一座约 250 米高的隘口到达地势起伏柔和的地区,该地区位于波谲江的北岸。

一路上穿过迷人的山地,山坡陡峭且遍布草木。谷底紧接着山坡,中间没有梯状的碎石坡(Schotterterrasse),只偶尔有一道山岩碎屑构成的斜坡。这个季节,田里种的大多是稻子,但也有种靛蓝(Indigo-Pflanzen)和一种苧麻(Boehmeria)的。后者已经有约 6 英尺高了,长着绿色的茎秆,还没有开花,但看来目前正是用它的最好时候,因为人们正在从它身上往下剥皮。靛蓝直到高处还有人种,我在雪窦山谷上方高 300 米处还见到过。在到达寺庙之前,最后还要爬一段陡峭的山路。拾级而上可达十分险峻的一处山丘,从那里恰可以俯视宁波平原以及耸立于其南的群山。这里的岩石由红色砂岩和斑状砾岩构成;至于这种砾岩,我在第一次考察宁波时已作描述。^① 断层形成了连绵的陡壁,壁间有峡谷,谷里浓密的植被下藏有瀑布。岩层主要向东北沉陷,所以陡壁都面向西南。

寺庙就在刚刚我们到达的山丘上的平坦处,海拔约为 350 米。从此处开始又形成了第二个同样陡峭的山丘,呈半圆形,站在其边缘向南以及东南看视野很开阔,而向其他方向看只能仰见陡峭的山峰。由于迷路,我们先是从要找的寺庙旁走过了,奋力地又爬高了 300 多米,直到遇见一位单独住在一座小庙里的老和尚,是他把我们引上正确的道路并把我们带回了那座大庙。到庙里已经是晚上 7 点了。这座庙也很破落肮脏,尽管它刚被局部修葺过。我

① 见上册,第 41、52 页等。(指原文页码,下同。——译者)



们一上来就遇见一个贪财的和尚，他对众多到此的外来客可谓漠不关心。几间破落不堪且是从未打扫过的房子，是给来客住的。由于曾有一些客人依照上海的标准付过房费，所以如今在这鬼地方 11 过夜的价格竟然跟在欧洲大都市的头等客房里一样高。尽管如此，仍有些欧洲的小姐、太太们感觉在这里住得很开心，这常令我迷惑不解，除非这么解释：她们腻烦了上海奢侈的生活，而这里朴素的生活和清新的空气正好能让她们换换口味。

这么个地方一旦出名，游人自然是争相前来。哪怕这里再不舒适，人们都不会在意。雪窦山谷作为外国游人的去处，由来已久。它的中文名字叫“雪窦寺(Hsüe tóu sz’)”，实际就是“雪洞寺”的意思，外国人常把它错叫作“Schü do sa”。据说这座寺庙已经有约 2700 年的历史，历史上屡毁屡建，如今庙里还有一座石碑，上面刻着的费解的文字出自公元前 8 世纪的一位皇帝之手。

次日休息，不然我就没机会结伴出游了，加之常听人说这个地方如何如何的美，想必魅力非凡。寺庙的一大引人入胜之处就是周围有许多小型的瀑布，人可以在瀑布下沐浴，瀑流的大小还可以自选。然而令寺庙真正扬名中外的是它的众多大型瀑布，最著名的那条是由雪窦谷(Schneetal)盆地中的小溪汇聚成一条大溪，然后从 125 米高的玢岩峭壁上飞流直下形成的。从山之上远眺，格外美丽。这条瀑布实在是美如画境，植被丰茂而多花。

6 月 17 日，我踏上了往天台山进发的旅程。这并非易事，因 12 为要去的地方偏远而多匪盗，只有偏僻的山路可行；但据人说又因山高摩天以及有一座受人景仰的寺庙而闻名。中间的路程大部分人说都是 450 里，但我依照地图认为这种说法近乎荒唐。要鼓动



我的苦力们去那里,并不容易。目前来看,他们显然希望能像寻常为外国游客做挑夫时那样地轻省。很可能他们也曾想过能在雪窦寺至少歇上八天而且工钱照付。另外,利用外国人的不明就里施骗也是他们挣钱的好法子。就在跟我的第一天,他们已经开始要不务正业了,毛遂自荐要去置办各样东西,回来却给我要四倍于商品实价的钱。现在他们看到无论是诓钱还是贪图轻省的想法都将行不通,于是对合同中写明的义务抱怨不迭。我们只好强硬果断起来,好让他们继续前行。他们原想经新昌县(Sin tschang hsiën)和金华府(Kin hwa fu)走大路,因为这条路颇为好走,而且一路上都能找到旅店、茶楼;现在知道我要他们走进一片毫无舒服可谈的荒凉地,他们着实觉得可怕。

我们先走到大瀑布脚下,然后沿这条随山势而下的瀑流走到一座低于雪窦山谷约 300 米的亭下村(Ting sia)。到了这里也就到了波谲江,从这里可以经水路去宁波,第一段航程是乘前端翘起的竹筏到江口(Kiang kóu),然后从那里换乘通常的小船继续前行。走过亭下村不久,我们便走进波谲江旁边的一道山谷,在里面13 面上行了 45 里。沿大瀑布往下走的时候就遇到一位小和尚跟我们同行,约 20 岁,似乎仍乳臭未干,对于剃头的戒律好像也是一年才执行一次。他十分健谈,又因为僧人和乞丐出于游荡的习惯最了解一个地方的地形,所以他自己就能向我们说明天台寺(Tien tai-Tempel)的情况并指明去那里的道路。我很惊喜地发现他站在我们这边,反驳苦力们的看法。他实话实说的态度引起了众苦力的极大不满。他向我罗列了沿途的必经之地。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他的帮助,我才得以最终实现我的这次旅行计划。



在我们上行经过的山谷中散布着几个较大的村落。第一个村里的大部分人还都见过外国人，而等我们渐行渐远，后来经过的村落里曾跟外国人说过话的人就越来越少了。这些村民见到我们，总是争先恐后地用他们少得可怜而又零零散散的蹩脚的英语跟我们攀谈。有一小段路是乘竹筏，下了竹筏就罕见跟宁波的关联了。而当地的货运倒还可观。我们沿途遇见成群结队的挑夫，大部分都带着成口袋的纸和茶。沿河而上运输的多是人的毛发，这也是买卖的重要货物。这里也是直到很高的地方还种着东西，谷底是广袤的稻田，山坡上有些地方种有针叶林，树龄至多不过25年。灌木植被最是葱葱郁郁。经济作物除了随处可见的乌桕之外我还看到许多桐树(Tung-Bäume)以及竹子，其中竹笋晾干腌制后是中国人的美食，也是较重要的商品。这里的苧麻也不少。

穿过山谷的路是铺成的，每五里有一个供苦力歇脚的地方——一间又小又脏的屋子，里面摆放着一尊神像、一副牌位，还有几张长凳供人坐在上面免费喝茶。一口大锅里盛着温乎的浑水，有用大拇指伸到杯子里捏着杯子去舀的，也有用带长把的小竹筒去盛的。平日里用嘴唇沾一下这样的茶具都让人觉得恶心，但现在看他们都咂吮得欢呢。水虽浑，然而对在酷暑中疲惫奔波的人而言却是难得的消渴解乏的饮品。你无法将其称作茶，尽管有些地方的锅底的确沉着些泡了又泡的茶叶。这里的人泡水用的是一种有着还不赖的苦药味的草，用它泡出来的水也有很解乏的功效。我觉得它像是一种蒿草(Artemisia)。这些歇脚用的房子在中国南部较宽的马路上很常见，隶属于那些有点公用性质的机构。这类机构算是中国特色，大多是某善人成立的基金会，恰如



天主教国家的教堂,所不同的是教堂没有实际用处而这类基金会
有。凡负责烧水并为神像除尘——假如信佛或崇拜偶像,那么这
样做多数是为了保持心诚——的家庭,都由这类基金会赡养。

午歇是在柏坑寺(Kiu kōng sz'),这是一座辉煌的大寺庙,距
雪窦山谷有 30 里。我们进去见僧人,受到了他们的礼遇。他们
邀我们住下,并且不忍看我们坚持要在阔叶树的浓荫下露天啃干
15 粮。之后我们继续前进,先后到了三个村庄:六诏(Liu tschóu)、
晚香岭(Wan siang ling)和剡界岭(Tsiënkiai ling)。最末到的这
个村庄海拔约 200 米,恰好在波谲江与另一条河的分水岭上。我
在此首次露营,这很有代表意义,因为此后的每一夜我都是如此度
过的。如此夜宿让我预感到以后的旅程中我得做好怎样的心理准
备。我们先是在村里找到了一处下脚的地方,但我实在不愿意在
那儿呆,于是被人带去寺庙。雪窦山谷里的那座庙已经够破落的
了,但远没有这里的小庙寒碜。顶多有一门、一厅,厅中有巨人像
把守,其后隔着个院落又是一间向前开的厅,里面立着的常是断头
或缺胳膊少腿的佛像和其他几尊神像。院落两侧的厢房是留守寺
庙的人堆放杂物的地方,多数不能住人。我于是选在庙里的大戏
台上扎帐。由于晴朗无风,夜里凉爽,好奇的人又少,所以也能勉
强过一夜了。其余特别重要的无外乎挂好蚊帐,支好床,以及做一
顿像样的饭。

次日早晨起来,所有的人都感到腰酸背痛,刚走完路的第二
天通常如此。然而大家表现得都很适应,从此只要温度尚可我们
就一直赶路。天气固然晴好,然而温度计也已经升到了令人担忧
的高度。中午在一个小山坡上,凉荫地里是 34 度,太阳底下是 43



度半。到了庆家岭(Tsing kia ling, 音译)村——村名大概就是“姓庆的村子旁边的山岭”的意思——我们也就到了流往新昌县和嵊县(Tschöng hsiên)的水系旁。从村庄里出来走不远,路就分别朝 16 着两县岔开了。这是条较宽的路,我费了好大劲才把我的苦力们带着走过了路的转弯处。他们不仅害怕继续走下去会很辛苦,也害怕那些被诬蔑为蛮人的人。

第一种担忧,后来证明是有理的。在今天的 60 里路程中我们必须连续翻越四座山岭,它们把同属于一个水系的小河分开。这些小河从东边一个分水岭流过来,流向那些汇入尼姆罗德海峡(Nimrod-Sundes, 音译)与三门湾(San mönn-Bai)深湾的沿海小河。这四座山岭的名字分别是剡界岭(Tsiên kiai ling)、西岗岭(Si kang ling, 音译)、甘醴岭(Kan li ling, 音译)和田西岭(Tiên si ling, 音译),它们距离我们过夜的地方依次为 10 里、18 里、35 里和 48 里。这里的山很美,如画般的花岗岩地貌十分特别,最美的是那植被丰茂的花岗岩峡谷。在峡谷中从甘醴岭开始南向而下,行至一处山谷,那里有一座方石铺就的拱桥横过山间的野溪。这里的山都不算高,我估计平均有 600 米高。最后,花岗岩还构成一片宽 15 里的波状平地,上面广有种植,有些地方景象十分怡人。晚上我们到了一个名叫小将(Siau tsiang)的村庄,它位于一条也还是向西流的山溪旁,周围环绕着花岗岩垫底的波状农田。这里的客栈也脏得像牲口圈,于是我又去村子下面的一个荒庙过夜。现在我已经能够较熟练地快速营造必要的舒适住处了,周围立着的神像帮了我的大忙,他们伸出的手臂十分适于支蚊帐。我 17 这么做,大概那些敬畏神像的当地人也不会见怪吧。



第三天我们只走了 20 里,出了河水西流的地区,越过一座高岭,来到河水东流的地区。下午下起了雨,我们不能再走。这座山上绿草如茵,北面及高处像是阿尔卑斯山区最美的草场,可惜都还不曾利用,顶多只是有山民割草晾干了当柴火用。此山名叫九里岗(Kiu li kang),意为九里的分界山脊(Scheiderücken)。我们所翻越的山岭名叫 San wang ling,意为“三王岭”,约高 600 米。从此岭北望,可以清晰地看到远处的山貌。可以看到两条凸起的山脉——一条是包括雪窦山和宁波以南诸山的山脉,另一条就是九里岗——围着一片山区,山区里有数个朝新昌山谷聚拢的峡谷。这两座比邻的山脉高度都约在 1000 米,而被它们所包围的山区海拔似乎不超过 600 米。可以看到新昌附近的宽广的谷地。南望则目光受阻,只看到近处一座多峡谷的山。

下山时发现山南迥异于山北。这里灌木丛生,多种多样,但目前还开花不多。覆盆子美味的果实是酷暑时节解乏的佳品。

我过夜的大同寺(Ta tung sz')孤立于两座小村庄之间。我发现,有关当地人未开化的传言似乎不无道理,这一地区人迹罕至,所住的实际都是土著。人们大多不曾走出自己所在的山谷,连最近的县都没见过,与世隔绝。

不出我所料,这儿的人格外好斗。有个男的朝我逼近,我用不太温柔的方式把他扔出庙门,他几乎因此摔倒在地。一个 16 岁的少年见状便冷笑着从裙下慢慢地抽出了一把大柴刀,凶狠地向我挥舞着。方才被我扔出去的男的为此振奋了起来,顺手抄起了一大块石头。其他围观的人也纷纷抽出了平日里用来割草的柴刀,情势危急,一触即发。我意识到其中的危险,面对眼前的敌人,假

